



寻找唯一的真相

现代推理馆 | 赤川次郎

现代推理馆06 | 赤川次郎03

幽灵同好会

赤川次郎 著

千太阳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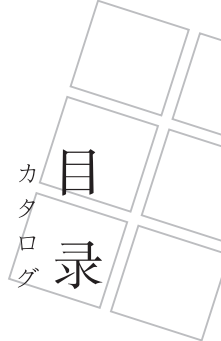
あかがわ じろう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目 录

カ
タ
ロ
グ

名侦探的催眠曲

/

1

蓝胡子，现出原形吧

/

43

穿红鞋的女孩

/

79

送子鸟今天休息

/

123

被杀死的尸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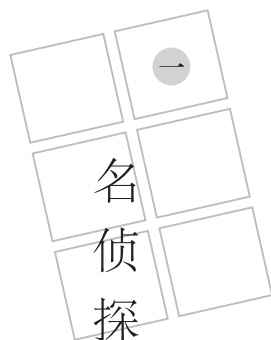
/

169

幽灵同好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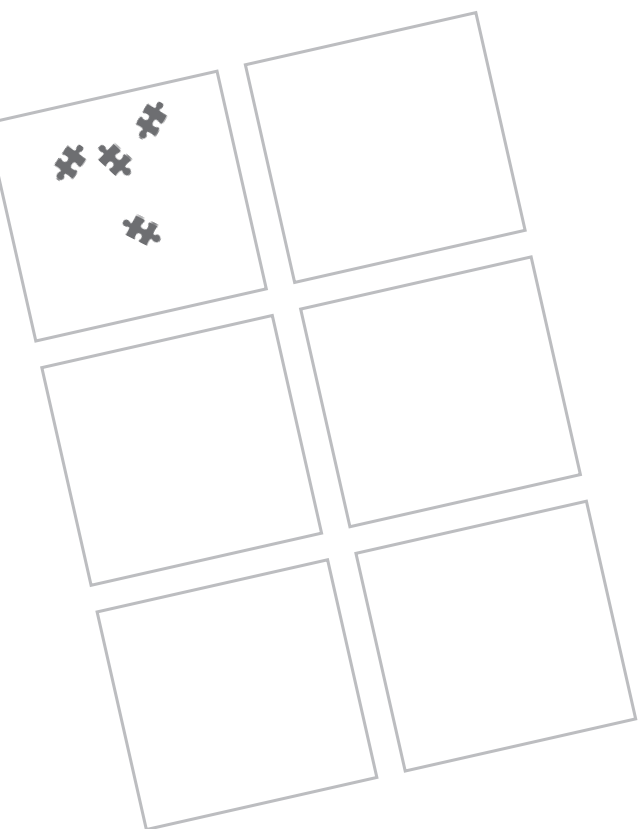
/

213



名偵探的催眠曲

名探偵の子守唄





“十二点 × × 乐园见。”永井夕子的声音听上去轻松愉悦。

“啊，好的。”这句话成为了错误的开始。

星期天的游乐园十分的吵闹，对于四十岁还没有孩子的我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我在“× × 乐园”一站下了电车，从满是带着孩子的人群中挤了出来，终于出了站。然后沿着写着“× × 乐园入口”的箭头一直走，到达入口的时候，眼前长长的队伍让我惊呆了。

买门票就花了三十分钟的时间，当我终于钻进满是画着大象和长颈鹿的园内，却发现这里的人，多得简直就像是在银座或者是新宿的步行街上。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看了看立在旁边的示意图，游乐园非常大，不仅有游览车、旋转木

马，还有运动场、投球的水池、360 度旋转的摩天轮、水族馆……

夕子到底在哪儿呢？我真的不知道从哪儿找起。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混蛋！”我不由地叹了一口气。夕子也真是的！既然知道地方这么大，就应该说清楚“在 × × 乐园的 × × 地方见”啊，像我这样像只无头苍蝇似的转来转去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就这样站着也不可能找到夕子。没办法，我只能顺着人流走。

就算是休息日，相信天下的父亲也很少有空闲休息，他们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被孩子们牵着在各个项目间奔波。我觉得在这样混乱的场合下，没有孩子的牵绊简直太轻松了，而那些在小型蒸汽机车前和过山车前排队的人们脸上的表情满是无奈，犹如早晨上班时，在月台上等满员的电车一样。

进到游乐园内，一想到要找到夕子这件事就让人绝望。虽然不是不可能，但是，在这么大的游乐场里来回穿梭，即使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魔鬼警部，也一定会变得精疲力竭的吧。

我问了一下在“咖啡杯”的入口处检票的阿姨：“请问，寻人启事在哪边？”对方看都不看我一眼扔出一句：“杀人。”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你说什么？”

“在杀人屋那边。”那个阿姨一脸的不耐烦，“从那边的窗口进去。”

原来“杀人屋”是个地名呀。我一路跌跌撞撞地走了过去，看到一个类似体育馆的白色建筑上面画着一个吸血鬼吃寿司的图。

“应该就是那边吧。”

在写着入场券三百日元的窗口旁边，有个十分可爱的女孩子正无聊地翻着杂志，可能她的家长对这样的地方不感兴趣吧。

“欢迎光临。”

售票员看到向里面张望的我，微微一笑。她看起来很有魅力，好像不掏钱买票就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买了入场券说：“请问这里可以播寻人启事吗？”

“是的，你要找哪位？”女孩快速地点了点头。我报上了夕子的名字之后，女孩转向话筒，广场内响起了广播的声音：“永井夕子小姐，永井夕子小姐，您的家长正在‘杀人屋’前等您。”我不由地苦笑了一下，夕子真是太适合“杀人屋”这个游戏了。

“谢谢。”我道谢之后，就在建筑前悠闲地等着。如果夕子真的在园内的话，听到广播以后，她应该就会过来吧。比起在园内盲目地寻找，这个方法更有效。

我已经在建筑物前来来回回转了四圈。

“那个……”

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穿着红色连衣裙、脸色苍白的女人抱着孩子站在那。

“什么事？”

“不好意思，您能替我抱一下这个孩子吗？一小会儿就行。”

这个女人瞪着眼睛，睫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她一脸为难的表情，眼神特别真诚。看我没有回答，她又说：“我马上就回来，无论如何，请您一定帮帮我！”

说着，女人就把孩子硬塞到了我手里。如果我慌忙松手的话，孩子就会掉下去，没有办法，我只能抱着：“但是，你……”我刚想说话，但是对方没有给我机会：“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回来。”说着就小跑着进了杀人屋里。

“那个，等一下……”等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女人红色的连衣裙已经消失在了入口处。结果，我一个中年男人，一个魔鬼警部在游乐园的正中央抱着一个孩子，还使劲儿低着头，生怕被别人看见。

我这样没有信心是因为我既没有抱过孩子，也没有生过孩子（这不是废话吗？），就这样被硬塞了一个孩子，我一时有些不知所措。震惊之余我又看了看这孩子，他看起来才半岁左右，紧紧地闭着眼，肉嘟嘟的小脸上柔软而有弹性，脸色红扑扑的，显示他很健康，现在看起来睡得正香。但是，那位看上去像他母亲的女人如果还不回来……如果孩子哭起来可怎么办？

正当我不由自主地看向建筑物的方向时，背后传来了夕子的声音——“对不起啊。”

夕子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地有活力：“等很久了吗？我也在找你。我也没想到这里人这么多。”她一边说着，看到我转过身后背里抱着的孩子，立刻呆了。

“这，是什么？”

“嗯？啊……孩子呀。”

夕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用眼睛瞪着我，用期期艾艾的声音说：“还有这样的事吗？”

“喂，这是……”

“我都不知道你有孩子！是你和谁生的！”

“你开什么玩笑！”

我慌忙把事情解释了一遍。夕子半信半疑地说：“嗯，那他妈妈呢？”

“现在还没有出来，真是胡闹。”

“你说的是真的吧？你要敢骗我……”

“喂，你就这样不信任自己的男朋友吗？”

我也生气了。但是，也没有再争论下去。因为，我手里的孩子像被火烫着了一样哭了起来。虽然我慌忙晃动着身体，但是他哭得却更厉害了。

“不能这样！”

夕子从我手里接过孩子，说：“他又不是橄榄球，像你这样抱他当然会哭。啊，好了好了，乖。”

夕子抱着孩子哄着，孩子的哭声渐渐平息了下去。女人果然是女人。我拿出手绢来擦了擦汗。

“是不是饿了？”

夕子把小拇指轻轻地放在孩子的嘴边，孩子马上就要吸吮。
“果然是这样，孩子饿了，对方没有给你奶瓶吗？”

“喂，我又不是她的保姆。”

“那，这就麻烦了，又不能让他喝罐装饮料。”

“她说马上就回来的……”

“你去找找吧，把她叫过来。”

“好，你在这等着。”

我把刚才买的门票放进箱子里，沿着写着“这里”的箭头，在光线昏暗的通道里一直走。虽说是叫“杀人屋”，但其实就是一座西洋式的建筑物。里面只有一些看着叫人不舒服的无头尸、倒吊着的美女什么的，怎么看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毕竟，我是警部啊，天天与真实的尸体打交道。

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客人，只有两三对像是情侣模样的人。刚才那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进来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进来了。

但是，那个女人到底来这种地方做什么呢？把孩子硬塞给别人，自己跑到这样的地方看这些鬼东西？看着不像呀。而且，看她当时的表情很着急。

我进入了一个叫作“死刑种种”的角落里，叹了一口气，这里完全没有游人，也确实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断头台上的大刀像要落到面孔扭曲的罪人头上，电椅周围嘶嘶地冒着电火花，燃气室里用的应该是干冰吧，冒起的白烟包围着死囚。

虽然都是假人偶，但却都栩栩如生，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恐惧感。真不知道现在的人们都是什么恶趣味。

为了赶快从这样的地方出去，我加快了脚步。突然，咣当一声巨响，断头台上的大刀掉了下来，我大吃一惊。不知怎么的，那个开关启动了，大刀嘣的一声又缓缓升了上去。

“吓我一跳！”

抱怨了一句之后我就向外走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断头台上的刀坠落震动的缘故，绞刑台上穿着红色连衣裙的人偶正摇摇

晃晃地吊在上面……

刚走出那个房间……我停下了脚步。红色连衣裙的女人……

“不会吧！”我慢慢地转过身去，人偶正倒在地上。也就是说，那并不是人偶。我不由地吞了一口唾沫，慢慢地靠近“尸体”……

“真是奇怪！”

当地警察署的警官山形一边看着房顶，一边叹了一口气。“竟然在杀人屋里自杀……”

“不一定是自杀啊。”我说。

山田警官无精打采地眨着眼睛，说：“您的意思是？”

这时候，我着实摆出了在搜查一课的威严：“虽然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在她的脖子上不仅有绳子的勒痕，还有人的手指痕迹。”

“啊，那就是杀人了……”

“有这个可能。”

我露出不好说的表情说：“问问验尸官吧……”

就在这时，验尸官中江从建筑里面走了出来。他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看起来很有正义感却不太起眼的男人。

“呀，中江先生，什么情况？”我说。

“嗯……啊，是他杀。”

“果然是这样。”

“先用手掐死，然后吊在那里。详细情况现在还说不清楚。”中江说道。

我注意到他的脸色苍白，就问：“你怎么了？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嗯……”这位经验丰富的验尸官一边用手绢擦着汗一边说：“我不行了，不想待在这样的地方……你不害怕吗？”

我呆呆地目送这位像逃跑似的验尸官走掉。连真的尸体都不怕，竟然怕鬼屋，真是奇怪的家伙。

因为到处都是警察，游玩的人聚集了过来，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警察不停地说着“让开！”但是没什么效果。夕子到哪里去了？我四处张望着寻找她，看到夕子抱着孩子朝这边走了过来。

“呀，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我拜托一位带着孩子的游客给孩子喝了一点奶。顺便换了一下尿布。现在很乖，睡着了。”

“啊？”

我刚想看看孩子，夕子一下子转过身去说：“不行，孩子一看到你又要哭了。”

“真过分。”

“怎么样了，案件？”

我告诉夕子是杀人事件。

“是吗……那么，凶手就是在这位女士之前进去的人了。”

“是啊，因为在她进去之后，我进去之前没有别人进去。”

“那么，就是在杀死她之后，然后逃跑……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人从里面出来？”

“没有。”

我手臂交叉，想了一会儿说：“当然，虽然我也不能百分百断定没有……但是我抱着孩子很着急，盼着孩子的母亲从里面出来，就一直盯着出口。”

这座建筑的入口和出口是相邻交叉的。也就是说，可以从同一口出入。站在建筑物前，既可以看到出口，也可以看到入口。

“我不记得有人从里面出来，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你进去之后也没有人从里面出来，我可以肯定。”

“也就是说，凶手就是当时进去的游客中的某一个人……那现在应该还藏在里面的某一个地方。”

“所有的游客都禁止入内了吧？”

“当然，这是肯定的。一科的同事来了之后，让他们彻底检查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

“这个呀。”

夕子看了一下手里的孩子。

“是啊……要是知道被害人的身份就好了。”

这时，帮忙广播寻人启事的售票处的女孩走了过来。

“那个……”

“啊，刚才谢谢你。”

刚才我拜托她报警。

“您是警部先生吧？我一点也不知道……案件怎么样了？”